

中国新一代隐形战机,为何命名“歼-35A”?

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进入最后一周倒计时,本届中国航展将有一大批空军新装备亮相,其中包括万众期待的隐形战机歼-35A。

从此前的歼-20到新亮相的歼-35A,中间跨越了十几个序号,为何有这样的安排?编号后的字母A又代表了哪些含义呢?

从歼-20到歼-35A 战机命名为何跨越编号?

军事专家傅前哨认为,此次命名有一定的针对性,编号后的字母是依照国际惯例,代表不同的军兵种。

“我国第一款喷气战斗机是歼-5,后来有歼-6、歼-7、歼-8。从歼-20命名开始,看似跟之前序列没有接上,但也很好理解,因为歼-20是歼-10性能的1倍。如今歼-35A又跨了十几个序号,我觉得它是有针对性的,新机一定能够抗衡国外的同类型对手,甚至要

对它们形成碾压性的优势。”傅前哨说。

专家介绍,如果同时出现了歼-35A和歼-35B,说明它是两种不同的型别,一种是空军型,一种是海军舰载战斗机。因此,目前后缀的ABC,更有可能是代表不同军兵种的型号。

隐身性能世界第一 战力可抗衡国外同类战机

歼-35A空军型飞机,是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研制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公司生产的新一代隐身多用途歼击机,采用气动、结构与隐身一体化设计。

关于新亮相的战机特点,傅前哨认为,它是一款非常全面的中型隐身战斗机,完全可以满足我军未来的需求。

“隐身战机的第一项指标就是隐身,包括好几个方面:雷达隐身、红外隐身、光学隐身、声学隐身等。从歼-35A的外

观设计来看,以及它采用的材料涂料等来看,我认为歼-35A目前的隐身性能排世界第一。”傅前哨说,歼-35A的载油系数比较高,因此作战半径更远、飞行速度也更快,升限或载弹能力或也更大,在机动性某些方面优于对手。

军事专家李莉表示,歼-35A在国防、国际竞争领域的影响都不言而喻。她认为,歼-35A的亮相,使得中国空军从当下开始,真正意义上拥有了两款隐身战斗机,很可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,不会有第三个国家能够装备。

可折叠机翼设计 是为将来航母着舰考虑

新型战机目前装备进度如何?《航空知识》主编王亚男表示,一般能在航展上作静态展示的,都是已批量列装的成熟装备。此次歼-35A主要做空中飞行通过展示而非地面静态展示,意味着战机

处在列装准备阶段,还是一款很新锐的装备。同时,新型战机还体现着航空设备发展的新趋势。

“一机多型空海孪生。”根据此前公布的图片,歼-35有可折叠机翼,之所以这样设计,据空军特级飞行员、空军“八一”飞行表演队原副队长张信民分析,除了强大的“心脏”发动机,战机还要适配高盐、高湿的环境,具体的部分部件也将有所加强。

张信民表示,着陆和着舰对于战机的性能和设计有着不同要求。从挂索到飞机停下来,基本上在4秒钟左右,这对于飞机起落架的强度是有一定要求的。此外还要加挂上阻拦索的尾钩,加强相关部件的强度。

同时,考虑到航空母舰上需要尽量多地放置一些各种性能的飞机,机翼要变成可折叠。“希望在不久的将来,就能看到我们的航空母舰上有第五代战机在飞翔。”张信民说。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

雇主突然失联,月嫂带女婴回家抚养3年

11月5日,湖北十堰市,黄庆芝家中,阳光穿过阳台洒进来,坐在沙发上的她抿嘴笑着,看丈夫和“女儿”嬉闹。沙发另一边,4岁半的“女儿”缠在丈夫高和意身上,从怀里爬上肩膀,紧紧抱着他的脑袋。“父女”两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黄庆芝突然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3年前,黄庆芝在湖北武汉当月嫂,照顾一个刚满1岁的女婴。两个月后,总共只见过两三次面的男雇主失联了,黄庆芝和孩子被房东从出租房赶了出来。

无奈之下,黄庆芝夫妻结束打工,将孩子带回十堰老家抚养至今。“别人把孩子交到我手里,我就要负责。我的小女儿经常吃醋,认为我们对外人比对她还要好。”黄庆芝说。

今年五六月份,因为孩子遇到幼儿园入学难题,黄庆芝向十堰市相关部门求助,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。经过相关部门调查发现:当年的雇主正在服刑,尚有10多年刑期,并且与女孩无血缘关系;女孩的亲生母亲还有两年刑期。

受雇两个月后雇主失联 月嫂无奈将女婴带回家抚养

2021年,黄庆芝47岁,两个女儿都满了20岁,逐渐开始独立生活。

那年初夏,夫妻俩从十堰来到武汉,高和意开网约车,黄庆芝当月嫂,准备给女儿挣点嫁妆。

7月初,黄庆芝被一名陈姓男子雇请成为住家月嫂,月薪6000元。“房子是租的,雇主不住在那里,给钱的时候露过一次面,送奶粉、尿不湿的时候露过一次面,女主人从来没露过面,每天就我带着1岁的宝宝。”她说。

黄庆芝说,当时她还曾向丈夫说,这是一个轻松的活,要好好干。

9月,房东突然上门告诉黄庆芝,陈某失联了,拖欠了房租,要求黄庆芝和孩子限期搬走。黄庆芝不相信,但打电话、发微信都找不到陈某,“真不敢相信他把孩子丢给我了。”

无奈之下,黄庆芝抱着孩子回到了自己的出租房,随身只带走了宝宝的布包,里面装有孩子的预防接种证,上边只记录了孩子的出生年月日,以及孩子母亲的姓名。

“我们不知道该把孩子送到哪里。”黄庆芝说,没过几天,她接到一个自称是



黄庆芝夫妇和高月(化名)在一起。



高月喜欢黏在高和意身上。

陈某朋友的来电,对方说陈某临时出事了,孩子委托给她带一段时间,方便的时候会来领走孩子,补齐月嫂费用。

几天过后,再次拨打这个电话也没人接听了。黄庆芝说,她没有收入,孩子需要有人全天候照顾,奶粉、尿布、房租花销挺大,丈夫开网约车1个月只能挣6000多元。“武汉待不下去了。回老家说的话,至少不用租房子。”她说。

黄庆芝动过念头,想把孩子送到福利院。“但我们都不忍心,孩子太可爱

了。别人把孩子托付给你,你也答应了,就不能随便把孩子送出去。”她说。

2021年底,黄庆芝夫妇抱着孩子返回十堰市。“最初,两个女儿和亲朋好友都不理解,自己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,为啥要带回来一个‘负担’。后来,他们都被这个小家伙‘征服’了,都很喜欢她。”黄庆芝说,他们总是想着再带一段时间、再带一段时间,等她的爸爸妈妈来接她,不知不觉孩子已经4岁半了。

把雇主的孩子“当自己的养” 女儿吃醋埋怨“比对亲人好”

今年11月5日,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来到黄庆芝家时,4岁半的高月(化名)正在沙发上背诵《春晓》。看到有人进来,她冲到客厅中间,模仿着短视频上的动作,弯腰挥手说:“公主请进屋。”

采访期间,小姑娘时不时踩着沙发从黄庆芝夫妻背后挤过去,将沙发靠背上的几个毛绒玩具收拢在纸盒子里。她拉着记者的手说:“这个是妈妈买的,这个是捡回来的,这个是姑姑送我的。”

和很多中国家庭一样,父母会让孩子向客人展示才艺。高月熟练地数数、唱歌、跳舞,用简陋的电子琴弹奏着尚不成曲的音符。

“音乐、舞蹈我们都不会,她是跟着手机、其他小朋友学的。”黄庆芝说,他们把高月当自己的孩子养,亲戚朋友也都喜欢她,每年春节也会给她一份压岁钱。

“孩子太聪明了,她听得懂大人们在说什么。所以有时候听到谈论她亲生父

母时,她会跳出来,说:‘我只有一个爸爸妈妈,就是你们。’搞得我们心里也很难受,不知道未来怎么办。”黄庆芝说,孩子从最初的12斤养到现在的30多斤,他们之间的感情已非常深了,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他们。

“我的小女儿经常吃醋发脾气,埋怨我们对外人比对她好。”黄庆芝说。

夫妇俩为孩子未来担忧 十堰市多方协调进行帮扶

黄庆芝家的房子是两室一厅。夫妻俩的枕头中间放着一个枕头,床脚和床下靠墙的位置,堆放着叠好的小衣服。阳台上的晾衣架,一半都是挂的高月的衣服。

黄庆芝夫妇陷入了“爱的痛苦”中。黄庆芝说,这3年她一直无法外出工作,丈夫在建筑工地、园林项目上做临时工,10年前买的这套房子,房贷还没还清。“从感情上来讲我们舍不得她,但现实是我们养不起了。不少家庭条件较好的亲戚朋友想收养,但我们没有权利把她交出去。”她说。

更现实的难题是,高月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,但黄庆芝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,幼儿园不敢接收。“每次路过幼儿园,她都会站在铁门外,看别的孩子做游戏、玩耍,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模仿。”黄庆芝说,为了孩子的未来,他们决定寻找失联的雇主,再计划怎么办。

今年五六月份,经过十堰、咸宁、杭州多地警方帮助,曾经的雇主陈某被找到了。

但出乎意料的是,陈某在某监狱服刑,目前还有10多年刑期。“警方调查后告诉我们,陈某和高月并无血缘关系。之后,警方又找到高月的亲生母亲,她是外地人,也在监狱服刑,还有两年刑期。”黄庆芝说,知道情况后,她对孩子的未来感到忧虑,“孩子已经懂事了,能不能回归原生家庭,怎么去融合,接下来的两年怎么办,我也没有主意。我希望她能健康快乐成长。”

11月5日,在十堰市多部门的协调下,高月被一所幼儿园招收。目前,当地相关部门还在研究,如何在法律框架内为高月提供更多的帮助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
湖北十堰摄影报道